

通鑑紀事本末

十六

訓書當置淨几之上不可於手中
 翻掠仍須逐板輕揭若以指爪擊
 之冊角皆成痕摺宜易拍破近世
 士大夫往往留意衣服器玩委曲
 愛護至畫籍則不然何倒置如此
 右忠正德文集讀書訓節錄

樂 肉 押 咍 齋 齋 齋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必
 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
 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
 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
 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汚風
 雨貓鼠所毀傷實為累德
 愚謂世有久假不歸者何
 異盜既又顏氏之罪人也

慕容叛秦復燕

肥水之役 姚萇滅秦

慕容滅西燕

晉海西公太和四年燕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韓秦 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鄉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為積弩將軍

通鑑卷第十六

十八

東晉

五年

秦王猛之克壺關也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

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艱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初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

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高弼密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有英傑高世之略遭值迤阨棲集外邦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讐之基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為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 燕故太史黃泓歎曰

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慕容相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

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忼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秦王堅徙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

武帝寧康元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暉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執傾動舊臣愚以爲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

通鑑書一六

二

五八三

宋書

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二年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鸞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三年夏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廖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

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元年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為將作長史

秦大備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

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濫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荆州刺史栢豁表兖州刺史朱序為梁州刺

史鎮襄陽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為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栢豁卒

冬十月辛丑以栢沖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荆州刺史以沖子嗣為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為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栢沖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

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蘊乃受命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惜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惜優遊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相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慕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三年春二月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湯安帥樊鄧之眾為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

通鑑卷之六

四

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眾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疆弩將軍王顯帥眾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又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相冲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之彊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秦兖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逵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征南棊劫之

執東西並進丹揚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
後將軍俱難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
陽盱眙超越之弟保羌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
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
太守吉挹於西城 冬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
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
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
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
丕劔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四年春正月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
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
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
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

天下之衆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

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

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

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

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

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

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

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為內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

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

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 穆堅

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 配兵一

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相沖以襄陽陷沒上疏 送章節
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為冠軍將軍 兖州 刺史謝

玄帥眾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遂而不可得部
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玄遣之泓為秦人所獲厚賂之
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
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玄揚聲遣
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
戴遂帥彭城之眾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襲守
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戍之

夏四月秦毛當

王顯帥眾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
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璪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
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
屯涂中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眾四萬屯堂邑秦
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玄自廣
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眾

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

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遂田洛
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
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
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
城毛盛為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為
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眾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
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五年夏五月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相沖之功拜安衛將軍
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為侍中中書監車騎大將軍司隸校
尉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為都督關東
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氏種類繁滋秋七月八

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
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氏三千戶以仇池氏酋射聲校尉
楊膺為征東左司馬九峻氏酋長水校尉齊午為右司馬各
領一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為錄
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事申紹為別駕膺丕之妃兄
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
龍城中書令梁讜為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為都
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為并
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氏戶三千與騰並苻氏婚姻
氏之望族也平原公暉為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
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
鉅鹿公叡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氏戶三千二百堅送
丕至灊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
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緩尾長
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
不納

冬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為荊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
以毛當為刺史鎮許昌

六年春正月丁酉以尚書謝石為僕射

冬十一月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
帥眾二萬寇竟陵相沖遣南平太守相石虔衛軍參軍相石
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
襲擊振中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
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相沖子謙為宜陽侯以
相石虔領河東太守

七年夏四月秦王堅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不

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秋八月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

九月相冲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

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寔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

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夫有大惡謝安相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

通鑑第一六

晉書卷一 晉紀

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闇劣乘

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
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
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
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
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
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
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疆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
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
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
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
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疆
小併於大此理執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
虎旅百萬韓白蒲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
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
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
有混壹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
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
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
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爲
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
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閒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
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
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擲風沐雨
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本名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
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

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執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况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旣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鷄夜鳴羣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相冲而陛下代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八年夏五月相冲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河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冲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兗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相冲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相石虔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爲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冲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冲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

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相沖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比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

金身一六

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頓口

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相伊等眾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相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空留以為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為淮

南六守慕容垂拔鄆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
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
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
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
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
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
以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
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
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
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
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
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
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

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
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
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
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
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
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
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
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相
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師退者馬倒爲晉兵所
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
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
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
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復

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寶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
殮豚髀者堅食之賜綿帛辭曰陛下嚴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為陛下陛下
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向
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
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
運未至故悔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
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
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
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
秦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
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
于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
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

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
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
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鄭城聞堅敗棄
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 謝安得驛書
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蒼小兒輩遂
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歸建康乙未以張
天錫為散騎常侍朱序為琅邪內史 秦主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
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
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
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灑池言
於堅曰北鄙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
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
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

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颯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國帥衆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并州鎮軍將軍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謚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 庚午大赦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爲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

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云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不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

失今不取必為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闕有衆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己令氏兵五人為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屢嘗告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及殺苻飛龍麟屢進策晝啓發垂意垂更竒之寵待與諸子均矣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平原公暉使

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耻請為將軍斬此氏奴乃探甲直進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戍克之收萬餘人甲仗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疋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偽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

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去餘王餘蔚爲滎陽太守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諾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爲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爲鷹揚將軍慕容鳳爲建策將軍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

至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易陽烏桓劉大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輿悌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

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偃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頓丘克之農號今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母滕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牙門

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旣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偃官偉爲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爲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爲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舅子蘭審皆爲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五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弟叡規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

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不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不歸長安堅又不怒復書切責之 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不退屯廣阿 相沖間謝安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 二月燕

王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

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 燕范陽

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為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為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三月秦北地長史

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犇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彊永其衆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

吳王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 庫儋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偉為安定主 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固安侯鑒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也溫燕王之弟子也 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犇關東秦鉅鹿愍公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鼯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犇敗不暇矣叡弗從戰于華澤叡兵敗為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犇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主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詳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為從事中郎姜訓等為掾屬王據等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為將帥 秦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騎八千犇慕容泓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賢所為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暉以

書招諭泓冲及垂暉密遣使謂泓曰吾龍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長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子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寮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五月秦苻定苻紹比日降於燕燕慕容麟引兵西攻常山 後秦王苻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壁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苻之弟鎮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恐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

冲且持灑苛峻刀殺泓立冲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高蓋為尚書今後秦王苻遣其子高為質於冲以請和 後秦王苻帥眾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壁等拒之為苻所敗獲楊壁及右將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千人苻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

秦苻亮苻謨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苻鑒麟威聲大振留中山 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帥二州之眾以擊燕燕王垂遣寧朔將軍平規擊永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規進據薊南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于長安

秦王堅聞慕容冲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成驪山拜平原公暉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拒冲冲與暉戰於鄭西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眾三萬拒冲於灞上琳宇皆敗死冲遂據阿房城 燕翟斌與秦長樂公丕通謀垂殺斌翟真犇邯鄲事見丁 八月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燕

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爲討翟真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秦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慕容麟相持

九月慕容冲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冲曰奴何苦來送死冲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爲代耳冲少有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冲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

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冬十月秦長樂公丕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燕叛將翟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

縣與光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栗等起兵柏鄉以應興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

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阿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栗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

峙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愛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犇

燕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

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少不能赴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

會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碣磔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軍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丕懼

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於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逵與參軍張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 後

秦王萇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衆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

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一山地道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暉陰謀結鮮卑為亂十二月暉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暉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衆便集暉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暉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暉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養於宦者宋牙家為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慕容冲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焦
達見謝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兵遠固陳不款誠并述揚膺之意玄乃
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羣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
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冲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
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
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後秦王苻留諸將攻新平自
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 甲寅秦王
堅與西燕王冲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
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等力戰却之堅乃得免
壬申冲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則禁將軍李
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清北諸壘
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大破之斬首二萬 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主
冲戰于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爲冲所掩引兵
還 劉牢之至枋頭揚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
不進 秦平原悼公暉數爲西燕主冲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
也擁大衆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爲三月暉憤恚自殺 西燕主
冲攻秦高陽駘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爲馮翊太
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
與之爲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左將
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冲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容永斬
苟池俱石子奔鄴永鹿弟運之孫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
冲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旣之 三月燕王垂攻鄴久不下
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温屯中山召驃騎大
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爲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
中郎睦邃近出違期不還長史張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敢欺因不

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備假板以還為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
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
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遂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樂浪王
溫在中山兵力甚弱○據諸城溫謂諸將曰以吾之眾攻則
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
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
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
餉垂且營中山宮室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子孫就柵燕王垂留
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
擊敗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夏四月劉牢之進
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
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
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為疆一勝則俱家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
相繼執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乎燕輜重垂邀
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秦長樂公
丕帥眾就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
還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
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為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驃騎大將軍農為前
驅前所假授吏睦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李攀乃服農之智略 新平
糧竭矢盡外救不至後秦王苻使入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
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為然帥民五千口
出城葺園而阮之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秦王堅追贈輔等
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 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
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
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為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
糧助堅多為西燕兵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

然今寇難躬擊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空爲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三輔之民爲汝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汝欲縱火爲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自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汝營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衛將軍楊定與汝戰於城西爲汝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六月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辨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西燕主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卷之十六

通鑑第一一六

十六

十六

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辯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奔武都投氏豪彊熙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長樂公丕帥衆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之玄兵敗丕復入鄴城八月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爲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爲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見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

士皆為之哀慟，莫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具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則王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長樂公不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王永留平州刺史苻沖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謚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燕王垂以魯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九月，秦王丕以張蚝為侍中、司空，王永為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為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沖為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為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為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為皇后，子寧為皇太子，壽為長樂王，鏘為平原王，懿為勃海王，昶為濟北王。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晉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王。

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尚

書令高蓋帥眾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亮本新平氏也，固守博陵，為秦拒燕。十一月，丕以亮為平州刺史，定為冀州牧，紹為冀州都督，謨為幽州牧，亮為幽平二州都督。竝進爵郡公。左將軍竇衝據茲川，有眾數萬，幽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主丕以定為雍州牧，衝為梁州牧，加統鎮西大將軍，與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

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 慕容麟攻王充于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眾以應麟充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充及苻鑑殺之昌黎太守朱敞帥烏桓索頭之眾救充不及而還秦主丕以敞為平州刺史 十二月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洸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何以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 秦苻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為冀州刺史將兵攻之

十一年春正月燕王垂即皇帝位 後秦王苻如安定 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

宗人一千七百人夜襲廣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嬰城自守 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

西燕主冲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彊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為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眾心不悅攻冲殺之立冲將段隨為燕王改元昌平 三月西燕左僕射慕容恒尚書慕容永

襲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子顛為燕王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護軍將軍韜誘顛殺之於臨晉恒怒捨韜去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眾攻韜韜敗奔恒營恒立西燕主冲之子瑤為帝改元建平謚冲曰威皇帝眾皆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為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永持灑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前滎陽太守高陵趙毅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于長安渭北皆應之以毅為丞相扶風

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故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後秦主苻自安定伐之驎奔漢中苻執多而進奴懼請降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毛興襲擊王廣敗之廣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抱罕諸氏皆厭苦兵事乃共殺興推衛平為河內刺史遣使請命于秦 秦大赦以衛平為撫軍將軍河州刺史使者没于後秦不能達 後秦王苻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為景元皇帝立妻虵氏為皇后子興為太子置百官苻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為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為臣甚大笑 六月西燕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主稱藩于燕 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等楷先以書與之為陳禍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為侯曰以酬秦主之德 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王永為左丞相大尉東海王纂為大司馬司空張蚝為太尉尚書令咸陽徐義為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永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詣秦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寶衝為首尾以擊後秦丕以景為京兆尹景羌之子也 後秦主苻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 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没弁于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丘谷方成兵敗後秦主苻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没弁于鮮卑多蘭部帥也 抱罕諸氏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

廢之而憚其宗彊累日不決氏啖青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衛公為會觀我所為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有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己者眾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眾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八月秦主丕以苻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帥眾四萬進屯平陽初後秦王苻萇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眾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為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為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

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

九月王統以秦

州降于後秦後秦主苻萇以姚碩德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冬十月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

丕弗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篡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不忌之既敗懼為

篡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不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苻宏篡與其

弟尚書永平侯師奴帥秦眾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

楊氏引劍刺永為永所殺後秦主苻萇還安定秦南安王登既

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于秦州後秦主苻

自往救之登與苻戰于胡奴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宣啖青

射苻中之苻創重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眾十一月秦尚

書寇遺秦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犇南安南安王登發喪
行服謚秦主丕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為主眾曰勃海王雖先帝
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今二虜窺觐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
登乃為壇於隴東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慕容柔慕容
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壹吾
屬居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為坐待
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末悉誅燕主雋及燕主垂之
子孫男女無遺 十二月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

輶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二百人衛之凡所欲為必啓主而後行
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鉞鎧為死休字每戰以劔稍為方
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
也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眾五千結壘自固既而受
後秦官爵後秦主萇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

方三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三十一

劉光

以眾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十二年春正月秦主登立妃毛氏為皇后勃海王懿為太弟后與之女
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
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封胡方公纂怒謂使者曰
勃海王先帝之子也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
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也纂乃受
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
於纂有眾十餘萬 後秦主萇徙秦州豪傑三萬戶于安定

三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南秦州牧楊定為益州牧楊壁為司空梁州
牧 夏四月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為楊定所逼退守涇陽定與
秦魯王纂共攻之戰于涇陽碩德大敗後秦主萇自陰密救之纂退
屯敷陸 燕主垂自碣磔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
庚辰垂為之大赦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為可取乎盛曰西軍擾擾

人有東歸之志陛下唯當脩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
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癸未封柔為陽平王盛為長
樂公會為清河公 秋七月秦主登軍于瓦亭後秦主苻攻彭沛
穀堡拔之穀犇杏城苻還陰密以太子興鎮長安 八月秦馮翊太
守蘭犢帥眾二萬自頻陽入和寧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
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犢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
犢犢遣使請救於秦後秦主苻欲自救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
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苻曰苻登眾盛非旦夕可制登遲
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破賊而返登雖至無能為
也九月苻軍于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亡犇鮮卑後秦盡收其眾屠各
董成等皆降 秦主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者十餘萬 後秦主苻
進擊西燕主永於河西永走蘭犢復列兵拒守苻攻之十二月
禽犢遂如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

拔之執嵩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苻罪當萬死苻黃眉欲斬之先
帝止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
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苻於
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悉阬其士卒以妻子賞軍後秦主苻
掘秦主堅尸鞭撻無數剥衣裸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十三年春二月秦主登軍朝那後秦主苻軍武都

秋七

月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豪桀以
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為皇

太子 冬十月後秦主苻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帥眾
萬餘圍苻營四面大哭苻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四年春正月後秦主苻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
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
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踈屬猶欲復讎况臣敢忘其兄乎且

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討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遥謂苻曰為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夏五月後

秦主萇與秦主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丘又敗之

秋七月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

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于大界克之殺毛后及南安王弁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太后皇天后土寧汝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廿二

六十一

吳正

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屯胡空堡萇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

秦主登之

東也後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成隴城邢奴成冀城姚詳成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犇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

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為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璧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約與共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衆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丕既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

十二月

後秦主萇使其東門將軍任寗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

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萇以惡地為鎮軍將軍十五年春正月西燕王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

三月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東萇救之登引去

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移檄三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孫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眾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為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為豫州刺史

冬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于鄭東質敗奔洛陽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三十一 五十八 吳正

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苟曜有眾一萬密召秦主登許為內應登自曲牢向繁川軍于馬頭原五月後秦主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眾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此必苟曜賢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事耳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秦兖州刺史彊金樵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達為質後秦主萇將數百騎入金樵勞羣下諫之萇曰金樵既去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乎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奈何復以不信疑之乎既而羣氏欲取萇金樵不從

秋七月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萇救之登引去

冬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

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筭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

十七年春三月後秦主萇寢疾命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苻胤徐成毛盛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

秋七月秦主

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廖出兵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萇亦還安定 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弘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衝爲左丞相衝徙屯華陰郗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衆軍湖城擊衝走之

十八年夏五月秦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秋七月秦主登攻

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主萇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遠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苻登以著之萇從之太

子興將兵攻胡空屋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甚使興還鎮長安 冬十月後秦主苻萇疾甚還長安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既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楊王績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西燕武鄉公友于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平于沙亭西燕主永遣其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慕容鍾帥衆五萬守潞川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 己亥後秦主苻萇召太尉姚弋僕射尹緯姚弋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姚弋垂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庚子萇卒興秘不發

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彊今易世之際必為朝廷所疑不如且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它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為也遂往見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帥衆伐秦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苻萇卒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枝管之耳乃大赦盡衆而東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二月燕主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遼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且歸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衆萬餘人戍之 夏四月秦主登自六陌趣廢橋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

什二三因急攻緯與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
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
秦戰秦兵大敗其夜秦衆潰登單騎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
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 燕主垂頓軍鄴
西南月餘不進西燕王永怪之以爲太行道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
斂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八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
井關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太尉大逸且歸救之平規擊破
之小逸且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
永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衆降燕
永誅其妻子己亥垂陳于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于騎於澗
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僞退永衆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
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
城走丹楊王纘等進取晉陽 五月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即皇帝位

于槐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謚後秦主苻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六月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
龍都太祖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
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 秦主登遣其子汝陰王
宗爲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乾歸
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
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執登殺之悉歸其部衆使歸農
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李后賜姓是益州等聞之引兵還秦太子
崇奔湟中即帝位改元延初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八月西燕王永
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郝恢并獻玉璽一紐恢上
書言垂若并永爲患益深不如兩存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爲然詔青
兗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永恐晉兵不出又遣
其太子亮來爲質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永又告急於魏魏王

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庚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晉魏兵皆未至大逸且歸等部將伐勤等開門納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且歸等二十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妓樂珍寶甚衆九月垂自長子如鄴 十月秦王崇為梁王乾歸所逐薶隴西王揚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軻彈詰歸皆引退軻彈司馬翟瑄奮劔怒曰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威振秦蜀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當竭力致命以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望風退衄將何面以見主上乎瑄雖無任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詰歸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犇盛盛分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丁零叛燕

晉武帝太元八年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各帥部曲歸之

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

九年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至滎陽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覓慕容叛秦復燕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

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
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為
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
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空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
置耳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事覺垂
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眾北奔邯鄲引
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
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
寵過為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
克矣垂從之

秋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太原
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
卒飢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
真北趨中山屯于承營

通鑑第十六

三十八

五百七十餘卷

宋敞遙相首尾 十一月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

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城以逼之遼真之從兄也

十二月燕慕容麟慕容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真

十年春二月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真麟農

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執翟真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

農曰丁零非不勁勇而翟真懦弱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

真走眾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

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眾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

外郭 夏四月翟真自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及

諸翟自立為趙王營人共殺乞立真從弟成為主其眾多降於燕

閏五月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

秋七月癸酉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阮成眾

十一年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遼奔黎陽黎陽太守睽恬之甚

愛信之信之喜敗獵不愛士卒遼潛施葢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
鹿鳴城遼於後閉門拒之恬之東犇郵城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
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董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 春三月

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 秋八月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十二年春正月翟遼遣其子釗寇陳潁朱序遣將軍秦膺擊走
之 夏四月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

燕主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衆返覆二國之間不可不討五月

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

攻遼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都督遼衆皆燕趙之人聞楷至皆曰

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帥歸之遼懼遣使請降垂以遼為徐

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井陘人賈鮑招引北山丁

零翟遙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

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唯遙鮑單馬走

免 冬十月翟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

十三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睦瓊詣燕謝罪燕主垂以其數反

覆斬瓊以絕之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夏

五月翟遼徙屯滑臺

十四年夏四月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 冬十月燕樂

浪悼王温為冀州刺史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温為温帳下

乙酉刺温殺之并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犇西燕遼西王

農邀擊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

十五年秋八月劉牢之擊翟釗於郵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於

滑臺張願來降

十六年冬十月翟遼卒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燕遼西王

農擊却之

十七年春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釗遣

...

...

...

...

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燕主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率走滑臺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下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

六月燕主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沂流而上釗亟引兵趨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竭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釗走還滑臺將妻之收遺眾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

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眾釗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兖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永殺之初郝真崔暹及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騰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奔詔以為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兖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民七千餘戶于黎陽以彭城王脫為徐州刺史鎮黎陽脫垂之弟子垂以崔蔭為宙司馬初陳留王紹為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為征東將軍垂皆以蔭為之佐蔭才幹明敏彊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所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秋七月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將為左僕射

拓跋興魏

魏元皇帝景元二年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為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毘氏分統部衆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晉武帝泰始三年

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

國

咸寧元年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

通鑑第十六

四十一

三

推

入貢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三年冬十二月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自沙漠汗入質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

太康七年鮮卑拓跋悉鹿卒弟縛立

等復攻晉陽拔之猗盧自將破粲等琨復入晉陽

事並見西晉之亂

愍帝建興元年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南都

又作新平城於灑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鎮之統領南部

三年春二月詔進拓跋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

猗盧請并州從事廌門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

并州單弱吾之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

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耻也卿欲

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殉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為

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

盧用灑嚴國人之僇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

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四年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脩出

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

比延六脩來朝猗盧使珥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

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

六脩慙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眾討之為六脩所敗猗

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為六脩所弒拓跋普根先守

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

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滄亦佐猗盧為眾所附謀歸

劉琨乃言於眾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將奈何晉人

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

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

兵由是復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

十二月拓跋普根之子又卒國人立其從父鬱律

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秋七月

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落降于鬱律於

惠帝元康三年夏六月拓跋綽卒弟子弟立

四年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立

五年冬十二月拓跋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沙漠汗之子猗柁統之一居定襄之北樂故城使猗柁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柁猗盧招納晉人猗柁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七年秋九月拓跋猗柁度漠一巡因西略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永興元年秋七月東嬴公騰乞師於拓跋猗柁以擊劉淵猗柁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于汾東而還

二年夏六月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猗柁衛操勸猗柁助之猗柁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秦母豚詔假猗柁大單于加授右將軍甲申猗柁卒子普根代立

懷帝永嘉元年拓跋祿官卒弟猗盧惣攝三部

四年冬十月劉琨之計劉虎白部也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陁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陶等五縣以於陁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

五年劉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

琨代新興事見石勒寇河朔

六年漢斯冲等攻劉琨於晉陽猗盧遣兵救琨擊走之 劉粲

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彊雄於北方
四年拓跋猗柁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於其子乃殺
鬱律而立其子賀偃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
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
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
明帝大寧二年代王賀偃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
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十二月代王賀偃卒弟紇那立

成帝咸和二年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蘭部紇那遣
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遣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四年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跋翳槐為代王代王紇那奔宇
文部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和

咸康三年趙將李穆納拓跋翳槐于大寧其故部落多歸之代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五十七

正

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翳槐為代王翳槐城盛樂而居之

四年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
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什翼犍在遠來未可比
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而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辱
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
為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於繁峙北
改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初代王猗盧既卒國多內難部
落離散拓跋氏寢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國人
附之始置百官分掌眾務以代人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
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詔連逮之
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
率皆歸服有眾數十萬人

五年五月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灑源川其母

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爲業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代人謂它國之民來附者皆爲烏桓什翼犍分之爲二部各置大人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什翼犍求婚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六年春三月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宮

七年秋九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

代王妃慕容氏卒

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務桓又朝貢於趙趙以務桓爲平北將軍左賢王

通鑑第十六

四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

康帝建元元年

代王什翼犍復求婚於燕燕王皝

使納馬千匹爲禮什翼犍不與又倨慢無子婿禮八月皝遣世子儁帥前軍師平等擊代什翼犍帥衆避去燕人無所見而還

二年春正月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

穆帝永和十二年春正月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闕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闕頭懼請降

升平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劉闕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乘冰度河半度而冰解後衆盡歸劉悉勿祈闕頭犇代悉勿祈務桓之子也

三年夏四月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
四年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
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
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
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
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

五年春正月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秦秦
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

哀帝興寧三年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
海西公太和元年代王什翼犍遣左長史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冬十月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翼犍命以葦
絙約冰斷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

通鑑卷十六

興一 五十九陳允

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
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犇秦秦王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代將長孫斤謀弑代代王什翼犍世子
寔格之傷脇遂執斤殺之 夏五月代世子寔病傷而卒

秋七月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甲戌
生男代王什翼犍為之赦境內名曰涉圭

武帝寧康元年夏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南走

太元元年冬十月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
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使并州刺
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太子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
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
洛會以衛辰為鄉道 十一月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

南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戰戰於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犍復度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閼婆壽鳩紇根地干力真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汝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透廬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素張統勒兵趨雲中部眾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告賀訥訥野干之子也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

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勳莫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眾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遷之長安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取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

父之堅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九年冬十月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攻殺劉庫仁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眾

十年秋八月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又破柔然於意親山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也必將為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顯弟亢淫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且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向晨賀氏故驚廐中群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邪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

通鑑第十六

四八

才

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顯疑梁六眷泄其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為逆我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淫家匿神車中三日亢淫舉家為之請乃得免故南部大人長孫嵩師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將奔五原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眾自立嵩欲歸之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不如歸珪嵩從之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賀訥弟染干以珪得眾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殺珪代人尉古真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執而訊之以兩車軸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

冬十二月拓跋珪從曾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國
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路為北部大人分治其眾以上
谷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廣寧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
庾岳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友參軍國謀議
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
女岳和辰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

襄之盛樂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

馬邑其族人奴真帥所部降於代奴真有兄犍先居賀蘭部奴
真言於代王珪請召犍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犍既領部遣弟
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
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為代忠臣故我
以部讓汝等欲為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
犍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責染干染

干乃止

夏四月代王珪初改稱魏王

魏王珪東如陵

石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諸將請追之珪曰
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壹愚
者固宜前却不足追也

秋七月己酉魏王珪還盛樂代

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倍斤代領其眾
劉顯弟肺泥帥眾降魏

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

于長安從慕容永東徙求以窟咄為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亢
埜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相等
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幢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
相舅穆崇告之珪誅相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珪懼內
難北踰陰山復依賀蘭部遣外朝大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燕
主垂遣趙王麟救之

冬十月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拔

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眾驚擾北部

大人叔孫普洛亡奔劉衛辰麟聞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衆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珪悉收其衆以代人庫狄干爲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馬甚盛後秦主萇以衛辰爲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主承以衛辰爲大將軍朔州牧 十二月燕主垂以魏王珪爲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十二年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兄弟垂爭魏長史張來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爲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

秋七月劉顯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之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

數

十三年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秋七月庫莫奚復襲魏營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爲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間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 二月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隣部於女水大破之盡徙其部落而還

十五年夏四月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擊賀蘭紇突隣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隣紇奚皆降於魏 秋七月劉

衛辰遣子直力鞬攻賀蘭部賀蘭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鞬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十六年冬十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鞬帥衆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鞬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走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

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鞬於木根山衛辰爲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于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于河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犇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大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没奔干没奔干以女妻之

十八年秋七月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劉勃勃八月襲其城屠之太悉伏犇秦

二十一年秋七月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

安帝隆安二年夏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

通鑑第七十一

卷一百一十五

方進

以前皆自諸侯升爲天子因以其國爲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爲號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辟商代雖舊邦其命惟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秋七月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

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冬十一月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登淵立官制恂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謚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摠而裁之以爲永式淵羌之孫也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

人皆爲皇帝謚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

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衆却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師以監之

魏伐後燕

晉武帝太元十三年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爲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簡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旣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翰之子也

通鑑第十六

五十二

卷之六

十六年春正月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于燕請爲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夏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爲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秋七月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燕主垂棄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絕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

二十年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夏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衆八萬自五原代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爲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爲昏姻彼有內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聞以

求馬不獲而留其弟由在於我奈何遽興兵擊之拓跋珪沈
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
氣銳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
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湖秦之子也 秋七

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
竭國之資力以夾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
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
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
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 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

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
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
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
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

通鑑第十六

五十三

一百十八

楊昌

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
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遵
壽鳩之子也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
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
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
等以垂為實死謀作亂奉麟為主事佛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
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水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
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水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
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
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
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
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
猛妄言驚眾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

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
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
設備寶遣騎還謂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
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端午山南水上魏王珪
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
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
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
邀擊其則獲西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
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
魯陽王倭奴珪王道教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
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有
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帝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尋太史郎
遼東晁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

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彊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
之則其國空虚取之爲易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坑
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
魏司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
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爲後患垂乃以清河公會錄留臺事
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爲北中郎將
代長樂公盛鎮薊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
擊魏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整
燕人之氣稍振

三月庚子燕王垂留范陽揚王德守中山

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
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
王隆爲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爭

先度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度乃覺之帥麾下出戰
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度死皆有貳
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陂也兒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
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
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犇告於魏云垂
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
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夏四月癸未卒於上谷
之沮陽祕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謚曰成武皇帝廟號
世祖壬寅太子寶即位大赦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
為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
遼西王農為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
又以安定王庫偃官偉為太師夫餘王蔚為太傅甲寅以趙王
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

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 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
生子即璽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
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成
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
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復異日必為國家之患宜
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為賢謂段氏曰汝
欲使我為晉獻公平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
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哉觀
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
及麟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太
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
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
以段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中書

令睦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大廟况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

夏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寧太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議棄郡走詳眇之曹孫也

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

蔭之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上谷張恂

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

并州素乏儲待是歲早霜民不得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

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步

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

軍鴈門李栗將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

都襲燕幽州

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母

賤而年長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寶之伐魏也垂命會攝東

官事摠錄禮遇一如太子及垂伐魏命會鎮龍城委以東北之

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寶以會為嗣而寶

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耻為之下乃

與趙王麟共勸寶立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為皇后策為皇

太子會盛皆進爵為王策年十一素羸弱會聞之心愠懟九月

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寶詔

宙悉徙高陽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會違詔多留部曲不

遣宙年長屬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 戊午魏

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燕遼西王農出戰

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輿高閉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

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

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

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

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用咸加擢叙己未遣輔國將軍奚收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為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于東堂中山尹符諶曰今魏軍眾彊千里遠闚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睦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掠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懋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自固是聚兵及根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守守中書侍郎恂而受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命遼西王農屯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 冬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

不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五十一

馬

陽開韓信故道己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以為征東

左長史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

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十

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達左將軍李

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

眾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

固守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

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南趣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

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魏別將

石河頭攻之不克退也魏陽珪軍于魯口博陵太守申承犇河

南高陽太守崔宏犇海渚珪素聞宏名遣吏追求獲之以為黃

門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博陵令屈

遵降魏珪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摠文誥燕范陽王德使南

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訥之弟也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沒根懼誅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爲鎮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効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伏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獲首虜而還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

通鑑第一六

五十九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爲變矣儀以爲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曰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犇中山癸亥信都降魏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官人募郡縣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爲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爲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使冗從僕射蘭真責珪負息悉發其衆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營於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

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爲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逃走燕將軍乞特貞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鞞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爲魏所俘虜者甚衆先是張袞常爲魏王珪言燕祕書監崔逞之材珪得之甚喜以逞爲尚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 己卯夜燕尚書郎慕輿皓謀弒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五十九 六十二

魏書

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庾亮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爲前鋒崇蒿之子也偉等頓盧龍近百日無食噉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疆弱且張聲執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五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執沮屈士馬死傷太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

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又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己酉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為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音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彊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臣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耻義不願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為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衆大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執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

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指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朞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為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曹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

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踊躍欲與魏戰而為衛軍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鑿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為鞍乘俱得免燕將王沈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負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乎皆曰羣小無知恐

復如參合之衆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栗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 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于所城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衆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麟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于薊南寶怪會容止怏怏有恨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它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儔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從薊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衆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

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
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
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
書陽璆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
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矜很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
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龍城權
政不復在己又知終無為嗣之望乃謀作亂幽平之兵皆懷會
恩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
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薊宮臣等從王南解京師之圍還
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為太子神色甚
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臣恐解圍之後
必有衛輒之事實寶乃謂衆曰道通年少才不及二王豈可當專
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杖會以為羽翼何可離左右也衆不

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持
者父父已異圖所杖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
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斥復社稷此上策
也會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
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紛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鎮撫舊
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
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
不忍早殺恐一旦為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
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
歸吳提染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
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
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曰吾固
疑二王父矣除之甚善甲戌且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

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
邪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衛
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
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乙
亥會遣仇尼歸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
佞臣并求為太子寶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
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為
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
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
兵死傷大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
會眾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
三子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
將軍封侯者數百人 魏王珪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

通鑑第十六

六三

六十七

陳年

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珪
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 五月燕庫儂官

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儂官氏又殺中山
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
為戰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督諸郡義租甲寅以
東平公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充豫雍荆徐揚六
州牧左丞相封衛王慕容詳自謂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
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潭為車騎大將軍尚
書令殺拓跋觚以固衆心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
自龍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 秋七月慕容詳殺可

足渾潭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
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饑窘詳不聽民出采稻死者相枕舉城皆
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驥帥五千餘人督租於常山麟自

丁零入驤軍潛襲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稱尊號聽人
四出采稻人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餒魏王珪軍魯口
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郭麟追至泝水為魏所敗而
還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軍中大疫人畜多死
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老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
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
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郭而還

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
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
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
十月丙寅麟退阻泝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
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
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燕人有中山至龍城者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六十四

言拓跋珪衰弱司徒德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主寶南還十
二月寶遣將軍格崙視形勢乙亥慕容麟至鄴說范陽王德
曰魏既克中山將乘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
忤懼不可守也不如南徙滑臺時魯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
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自鄴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趙麟上尊
號於德德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以趙麟為司空領尚書令 燕啓輪

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
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
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會
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
之寶大喜即日引還 燕主寶還龍城官詔諸軍就頓不聽罷
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為兵
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釁寶將從之撫軍將

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師衆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燕軍發龍城慕輿騰爲前軍司空農爲中軍寶爲後軍相去各一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遂作亂速骨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共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爲主殺樂浪威王宙中年熙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獨得免燕主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鬢止之曰宜小清澄不可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騰營亦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 燕尚書頓丘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長樂王盛徙內近

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爲所驅脅莫有鬪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相烈王農恐不能守且爲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日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衆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衆恃以爲彊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藉寶盛與慕輿騰餘崇張真李阜趙恩等輕騎南走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黻讓出力捷等聞之丁酉殺羅及農速骨即爲之誅讓等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城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衆徐

歸龍都亦未晚也寶從之 夏四月燕主寶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南
至黎陽伏於河西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
表即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失據來此王亟白丞相奉迎鍾德
之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南燕主德德謂
羣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之主故
權順羣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
行闕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寧濟羣生嗣
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
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
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瞶出犇衛輒不納春秋
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
為陛下馳往詞之德流涕遣之護帥壯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
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既遣思詣鍾於後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
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
大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
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斥帝室而
幸本根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
龔君賓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斬之寶遣扶風忠公慕輿騰與長樂
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長
樂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
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為
寶合衆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阜先
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
主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它不待早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
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陘去龍
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

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伏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陘北拜謁已從寶俱進潁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附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弒之汗謚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為太尉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

請殺盛汗不從堤驕很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

燕太原王竒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

不殺以為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竒逃起兵竒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辦此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為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竒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加難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帥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竒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疾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真皆盛素所厚也而穆引以為腹心旱雙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

等破之庚戌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于東宮與
早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呼躍爭先攻
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早真襲誅之
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帥壯
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為大宗正辛亥告于太廟令曰賴五祖之
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
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
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統制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為尚
書左僕射衛倫陽瓊魯恭王騰為尚書悅真為侍中陽哲為中
書監張通為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謚寶曰惠閔皇帝
廟號烈宗羣臣固請上尊號盛不許 八月燕以河間公熙

為侍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城陽公元為衛將軍元
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為左將軍張豪為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

通鑑第十六

六十八

冬十月癸酉燕羣臣復上尊號丙子長樂公盛始即皇帝位
大赦尊皇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

三年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為冠軍
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
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眾不過一
萬鍾既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
帥眾討廣斬之燕主寶之至黎陽也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
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既
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苻廣辯復勸和反和不從辯乃
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既
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
悉收德官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
鎮俘獲千餘人陳頴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

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人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疑所築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與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為魯虛危為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襄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

秋七

月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德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灋為兗州刺史鎮梁父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為徐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為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降於

德渾懼携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
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
之渾參軍張瑛為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
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臣遭陛下而
死比之古人竊為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四年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廣固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備德欲
使吏民易避追謚燕主暉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為司徒慕輿
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立妃段氏為皇后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六



